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长篇小说

孙彦良荒诞小说系列

孙彦良◎著

我和我

三种年纪的「我」跨时空的相遇
比「外祖母悖论」更复杂的命题
作者超现实超人格的旅行
让人不禁思考：
世界到底有几个维度？
一个人的时间可以交叉吗？
未来的我能否改变过去的我的历史？
现在的你认识的我究竟包含了几个「我」？
我既能做我的恩人，也能成为我的仇人吗？
这是我和我之间的故事，
大概也是你和你之间的故事。
但是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

孙彦良荒诞小说系列

我知我

孙彦良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和我 / 孙彦良著. —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4. 10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149 - 2

I. ①我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52069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7.5 字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即我之敌,他人即自己(自序)

我完成这部小说,看似轻松,却极为困难。困难什么?很多。简言之,我失去了自我。

我一直问自己,我了解我自己吗?相信,你也不了解你自己。那么,有什么理由埋怨别人呢?

了解别人,无非是通过神态、言行和处事方式来了解,觉得眼见为实。殊不知,事实有时候是骗人的把戏。了解自己,光靠无遮掩的袒露或无休止的倾诉,并不会让友爱深入人心,只能引起他人的厌恶,甚至以为得体的包裹肉身的外表,也不过是伪装。任何人都渴望了解自己,也渴望了解他人,到头来,却会是一无所知,了无所获,顶好也就是不再四处碰壁,不再授人以口实。

他是谁?他人即自己。

我又是谁?我即我之敌。

对于别人,我就是他人。

这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,所以最初起名叫《欲》、《一个人》,后来有朋友建议叫《我和我》,就采纳了。这符合我的性格,耳朵软,但唯独对玉波耳根子硬,因为她和我是一个人。我一直认为,一个人不是一成不变的,他在这一生中,会是许许多多多个我,构成了他的人生。他是不同年龄坐标上的喜怒哀乐、音容笑貌甚至包括丧心病狂。但他是合理的,是现实的,因为他是一个欲望的载体,充满了多情与善良,

也充斥着兽行与险恶。这都是他作为人的自然属性,没有什么可指责的,更不该大惊小怪。

完成作品后,我特意驾车返回阔别了三十五载的故里。我发现这里的一草一木,竟然和少年时的记忆一模一样,只是人老了,或走了。一叹息,一世纪,与我有关,又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了,我已非我,他亦非他,此世界非彼世界,这就是磨难。

我一直是个很自私的人,崇尚自我。我总觉得连自己都不爱的人,怎么会去爱别人?当然,也会出现你爱别人、别人不一定爱你的情形。那是两个概念,另当别论。

其实我想特别说明的是,这部小说是我在自己的车里写就的,断断续续。我在一年的时间里,陪着湜儿补课,每逢节假日,我都会守在补课班的外面,或者老师家的楼下,像兵马俑,防范着教委偷袭,从一个地儿到另一个地儿,风雨无阻。在四季的更迭中,也守着小区人家的窗口,觉得那一并并灯光渐熄便倍感亲切。我知道,我的世界并没有完全在他人的世界外面,更没有荒凉得无边无际……

我就想,我是位老翁或者少年,突然出现在车窗外,对我说:我帮助你吧。

我会说:可以呀。我也可以帮助你吗?

我打开车门,下了车。绕小区楼体溜弯的老人一愣,警惕地走开了,消失在夜色中……

车里,还是我一个人,听着生厌的音乐,写着我和我无聊的文字。

作者

2014年7月

—

近来,我一直害怕睡眠,担心在睡眠过程中,天会塌下来。

在睡觉之前,只要没有筋疲力尽,还残留有丁点儿自娱自乐的心情,我就会写份不再醒来的遗书,也许一句半句,也许三言两语,贴于床头。如——

If I die now,
I am I forever,
No longer grow old
or ill - looking,
Thank god,
Give me to me.

(如果我现在死去
我永恒是我
我不会再变老变丑陋了
谢天谢地
把我交还给我吧)

或者——

To ODC

(注: Organ Donation Center 遗体捐献中心, 也为 Only Dance Club 缩写, 意为唯舞俱乐部, 故意混淆)

遗书之所以系英文版, 不为秀酸气儿, 而是因为隐蔽性好, 不会泄密给妻女。可遗憾的是, 每次我都能够如愿地醒来, 太阳照样升起。

睁眼后的第一件事儿, 一般会伸手到头顶, 若是摸到烟盒, 就倚床头抽上两口; 要是摸到遗书便签, 就团成团儿, 扔进纸篓, 然后振奋精神, 开始新一天的生活。

妻子毕薇问过一次: “那上面写的是什么?”

我谎称: “今晚主持的节目流水单。”

我是电台《午夜电波》栏目主持人, 拿节目说事儿, 具有很强的欺骗性。

女儿祈蒙蒙也问过, 我告诉她: “爸爸做的梦。”女儿天真地问我什么梦, 我就发挥我的拿手把戏, 胡诌道:

“蒙蒙当上了公主。”

女儿并不相信, 却装作信以为真, 不再追问。

昨夜, 是我四十岁的最后一夜, 我把我自己灌了些啤酒, 所以今天起得很晚, 直到午后才从梦中醒来, 头还涨着, 隐隐作痛。如果醒不来, 就不用工作了; 但既然醒来, 就得想一下工作, 在头脑中过滤一下相关话题, 却骤然想起落了一件重要的事儿——为今晚主持的“怀念”话题作业, 构思模块, 准备素材。我匆匆扒口早点, 奔进书房, 搬出十几本旧相册, 摊在茶几上, 猛然发现多了一本!

这本相册很陌生,也很特别,有着简约而质朴的纸版绒面,印着一个大大的烫金黑体字:A,足足占去了四分之一的空间,醒目而凝重。右下角有一行隽永的行楷书——

没有人能帮助你,只有自己帮自己。

——祈迪

落款的名字是我,没错,但字迹不是我的,这句“格言”也不是我说的,连听也没听说过。我反复回忆,根本不记得有过这么本相册,而且相片全部陌生。确切地说,相册的主人不是我,另有其人。翻阅后可以发现,他是一位白发老翁,也叫祈迪,相册首帧相片起始于他四十几岁的时候,看上去,四十多岁的他特像现在的我,也就是说,这本相册与我其他的相册连接得紧密,他的后半生与我的前半生进行了无缝对接,天衣无缝,一脉相承,巧合得有那么点儿玩笑味道。

玩笑念头一闪而过,我开始犯嘀咕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人世间,难道有人提前替我生活了三十年?这一幕幕,就是自己逐渐老去的过程?我一帧帧欣赏着,饶有兴趣儿,仿佛翻阅着自己的未来,犹如握着时光的手柄,将时间的指针往前拨动,展现着自己未来的一幕幕……

这时,妻子毕薇突然出现在背后,一把拽去相册,手扶着眼镜,探雷针似的,在上面搜索着疑点。几张泛黄的相片从相册中滑出,飘落到地板上。相片中,老翁的白发十分显眼。

“祈迪,这是谁的相册?”毕薇问我,审犯人似的。她是幼儿教师,人长得中庸,性格也中庸,她今天课休,难得关心我一下。

我坦诚地说:“我哪里知道?我正要问你呢。混在我的相册中间,是你的吗?”

毕薇指着其中一张照片,问:“这不是你吗?”上面是老翁祈迪站在

一条瀑布前的留影儿，形状像电塔。

“你看是我吗？”

“是你。没错。”

我见毕薇言之凿凿，开始半信半疑，凑上去仔细端详，也觉得像，心便打起鼓来，赌气说：“你说是就是。”

“你这是在哪儿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‘伊春原始森林采风’——你也没去过伊春哪！”

“我哪里知道……不经意间，我找到了另一个我——这倒是今晚做节目，我与听众互动的绝妙话题……”

“你偷着去过？”毕薇直视着我，抓住疑团不放。

“没有。”我否认着，觉得能够引起一向不重视自己的妻子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。

毕薇抽出一张相片，问道：“这个女人是谁？”

我伸头一看，根本不认识，松了口气，陡增了些理直气壮：“我没去过那里，自然就不认识，你说，我能知道吗？”

“丁绰……她不是丁绰吗？”毕薇略有所思，脸色倏地暗下来。

丁绰是新提升的电台副台长，我的第十任主持搭档，毕业才三年，就成了我的主管领导。

经妻子提醒，再次凑过去一看，也有点儿傻眼。的确是丁绰。她边上的那个中年绅士，貌似自己，搂着丁绰，摆着姿势……自己怎么就不记得了呢？

“你有情况！”毕薇点着我的鼻子。

“没有。我倒瞧着这个女人，更像你呢。”

“别转移视线！”

“你看这个男人老不老？比我老不老？整个头发都花白了，不比我老吗？”

“你再过阶段,随着时间的流逝,皱纹多一点儿,头发少一点儿,额头光一点儿,不就老成这样了?”

毕薇认真起来。她比较着相片和我这个参照物,也觉得相片里的这个老祁迪,确实比我老了些。她俏皮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,生硬地说:

“你给我小心!”

我举着相片,放在她的眉间,说:“你看看,丁绰再老一点儿,年龄再大一些,像不像你?”

毕薇不高兴地打掉我的手:“你是说我老,丁绰年轻呗?”

我顺势抓住她的手,放在我的嘴唇上。我知道,要想击中女人的要害,就拿容貌衰老说事儿,无坚不摧。

二

多了本相册，就像多了条尾巴。

我匆匆离开家，开车往单位去，心事重重。躺在副驾驶上的相册，一蹦一跳的，让我心中画魂儿，越吧嗒嘴寻思，越犯嘀咕。我可能钻进了一个圈套，所以我必须报案，以便找到这个相册里的老家伙，弄清楚事情原委，洗清我的冤屈，让妻子相信，相片里的人不是我，另有其人，他在拿他的未来三十年，开了个我的玩笑。然而，警局里的警察客气地把我送出了门，不予立案，我再坚持，他要送我去医院。我垂头丧气地打电话告诉毕薇，我报案了，毕薇生气地训我：

“你就装吧。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！”

我觉得更委屈，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找出这个老家伙。我将一张和自己最相像的相片，用手机拍了下来，发了条微信，传到朋友圈，附上一段话——

亲！我中枪了，躺在家中。

这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，却出现在我家的相册中。

谁认识他们，给我揪出来，重赏！

我发完微信，早忘了。可一进办公楼楼道，迎面碰到迷人的丁绰，她似乎一直恶狠狠地在恭候我，拦住我想溜过去的线路，用纤细的手指轻敲着她的手机屏幕，冷笑道：

“老迪，你的技术挺高超哇，不但会玩微信，还会 PS 相片。你真有才！对不起，是我埋没了你的才华，我应该安排你到技术组工作才对。”

我正茫然不知其意，猛然想起相册事件，料她误会了，忙解释：“这不是我做的。”

“那是谁做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，竟然鬼使神差出现在我家的相册里，我正在追查。”

我故作平静，把夹于腋下的 A 相册递给她。

她翻阅着相册，也把眉头皱起来，抬头问：“你觉得好玩吗？”

我连忙解释：“我向你保证，这绝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我做的，我没那么恶心。”

“你真的没那么恶心吗？你相信你自已说的话吗？”

丁绰的话语冷冷的。有同事路过，凑上来当和事佬，却无一不势利地站在她的一边，摇摇头，意味深长地离开了。

“你好好看看这相册里的人，男的是我吗？女的是你吗？”

我喊起来，看似理直气壮。

丁绰也犹豫了，酸溜溜的脾气转移了方向，冲走廊喊：

“谁这么缺德？找到他，把他的手剁了。”

这时候，毕薇也凑热闹，不早不晚地打进电话。她情绪激动地问道：

“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把相片发在微信里，想干什么？想让圈子里的人开开眼界，一起见证你们轰轰烈烈的偷情吗？”

我这时候才觉醒，一时头脑发热，将相片发到微信的举动，实在欠妥，缺脑子，难怪当不上领导。理短，就用好言语弥补，解释道：

“那上面两个人不是我们，真的。让所有人看一看，鉴定一下，到底是不是我！”

毕薇在那端早没了耐性：“鉴定什么？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接到五个电话，问我老公跟哪个妖精跑了。我告诉他们，爱谁是谁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“别废话，”毕薇叫道，“赶紧想办法，删掉。你可长点儿心吧，赶紧想办法，想想这个月的贷款怎么还吧！——银行又来信息了！”

我一听，忙把手机捂起来，不让别人听到，小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就想办法，别说了……”

毕薇还在说：“我给女儿报了个德语班。国家领导人刚访问德国，中德有那么多合作项目，送女儿留学德国，肯定前途无量。”

我打断她的话：“好好，‘中国梦’，绝对支持。我总觉得，人被金钱追着，欲望便会一节节生长，像竹子一样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丁绰替毕薇问。她也不审我的主持大纲了。

“你就是那竹节上的毛毛虫，缓缓地爬行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可以把整片竹林啃光……”

我意味深长地说完，就骄傲地出了办公区，拐出角门，开车到不远处一家银行。我站在开放式自助服务柜员机前，掏出卡夹，捻出十几张不同行的银行卡，像一头挨棵找苞米的狗熊，挨张查看余额并累加在一起，还是不够还本次的贷款。从ATM机的屏幕里，我能看到自己的愁眉苦脸、一筹莫展。

突然，一名滑轮男孩儿横空出世，从后面撞了我一下，又滑远了。我正要脾气大作，却觉得有个东西掉在我的脚边，我低头一看，见是一张银联卡。捡起查看，觉得陌生，好奇地插进卡槽，机器提示，要输入密码。我哪里知道它的鬼密码？猛回头，早望不到那个男孩儿的身影。想了一忽儿，确认并无危险，在操作倒计时归于“0”之前的一刹那，将我自己的生日果断输入，敲击“确定”，竟然将卡打开了。点击“查询余额”，里面竟然有一万多元！

“这下够了。够还三个月的。”我窃喜。

窃喜一过，开始忐忑不安，难说服自己心安理得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这是张别人的卡，提现或者转账，就等于抢劫。如果是男孩儿的，他怎么可能撞我一下，就撞给我一张银行卡？可能都没有。

我犹豫不决，左右为难。在银行外徘徊一会儿，既期待着男孩儿再次出现，撞过来，把怪事撞它个水落石出，又揶揄卡片，盼望着卡片与男孩儿没有一毛钱关系。所有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尽快找到该卡的持有者，这才是当务之急，然后再谈及其他。是自己的当然好，不是自己的，就说是捡的，还给男孩儿或交公，还能赚个表扬。

主意已定，我步入银行大堂，取了排号票，坐在等候区排队，如热锅上的蚂蚁。终于轮到我的号，我犹犹豫豫地到了窗口，请柜员给我打一份近半年来的银行流水对账单，柜员关键而热情地告诉我，机器出故障了，卡主确实是祈迪。

是我，没错。我长嘘一口气，狂跳的心方才稍微安定些。我又到另一银行点，还是机器故障，是该行整个系统出现问题，向我道歉。我不需要他们道歉，只想感谢他们，希望他们的业务经常出故障，最好永远故障下去。

我又到银行的其他网点柜台去查询，总在最后时刻改变初衷。但是，热情的柜员告诉我，从流水上来看，“我的”这张卡里，每旬都有一

笔数额不等的款项存入，少则三十五十，多则三千两千。记录显示，存款者就是祈迪，我本人，没错。可是，我并不知晓这张卡片的存在，何谈向该卡定期打入人民币？何况我最近入不敷出，岗位面临着续聘与否的危险……

令我尤为惊讶的是，存入者的名字虽然和我重名，也是祈迪，但身份证号不同，他是二〇〇三年出生的孩子，今年才十岁，比我整整小了三十岁。我想起那个撞我的男孩儿，也就十岁的样子，会是他吗？老祈迪还没找到，又多个新祈迪，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要给我存款？是存错了，还是故意？存在什么阴谋吗？

眼看直播时间要到了，我就急三火四地往回开车，有些分神儿，不小心剐倒了一辆山地自行车。我一激灵，见是一位时尚的运动老翁，仅受点儿惊吓，并无大碍，忙着道歉，谢天谢地。正欲送其去医院，老翁一脸的不耐烦，摆着手说：

“年轻人开车，毛愣三光的，你不活还不让别人活？你走吧，走吧。”

我看清老翁的面孔，大吃一惊，魂飞魄散！

这个老翁眼熟，如同刚刚从那本 A 相册里走出来，无论野外装束，还是运动车子，都与相册中末尾几张的情形相仿佛。我正待要追问，老翁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驱赶苍蝇似的，骑车走了。

我逆行正欲追赶，被交警拦下了。交警收了 my 驾照，并不听我解释，在开罚单的时候，突然停下来，问我：

“你就是《午夜电波》节目主持人？”

我点头。

他和我拥抱一下，还了我的驾照说：“我很喜欢你的节目。不过我被你害惨了。否则我不会站马路。即使站马路，我也应该站在马路上，指挥城市建设。”“你是说，你应该当市长？”

交警点点头：“是的。可惜，那时的我，是个懵懂少年，很容易被误导，浪费了大好的时光。不过，我不后悔，还得谢谢你，谢谢你用你的思想和声音，陪伴我度过了那么多难忘的夜晚。”

我向他深鞠一躬，既是对他违规放行的感谢，也是对我对他无意伤害的歉意。

我再沿路找寻，已经不见了老翁的踪迹。

此时，炽热的空气已经形同虚设，而冷汗淋淋和气喘吁吁，一同逆势袭来。

三

祸不单行,说得不假。一不留神儿,指不定什么倒霉事儿,与其相伴而行。

待我垂头丧气地步入办公室,却发现多了个人,实习生的样子,装模作样地端坐在我的办公椅上。我并没在意,来访听众时常造访,坐我位置的情况也是有的,但不经常。我将手包放在门口柜上,先洗只手,在镜子中端详一下五官,再洗另一只手。我在一天中,至少要洗两遍手,这样才放心地用手做许多事情。

这时,坐在我的座位上的人回头,突然问了一句:

“你找谁?”

我一看,吃惊不小。他长得很奇怪,觉得面熟,一时又说不清。

“你找谁?”我反问。向他走去,做着请他让位的动作。他有二十岁的样子,像个青涩的学生,油头粉面,让人看着不舒服。

我心里明白了,他是一个入侵者。

“我叫杨洋。我喜欢这份主持人的工作,环境也不错,我很喜欢。”年轻人说。

“这是我的工作,怎么成了你的工作?你有没有搞错!”